

黑土地上的农业综合配套改革

本报记者 倪伟龄

从犹豫、观望到支持、配合,从不理解到理解,是浙江建德市低压电器产业生态的真实变迁。变化的背后演绎着一个产业的生死轮回。

2014年,建德低压电器出口货值达2.3亿美元,同比上年增长12.7%,在全市外贸出口总额中占三分之一。在2007年,这个产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不光彩的“垃圾电器生产基地”

2007年11月,出口电器产品质量安全整治工作现场会在建德市梅城镇召开。而促使召开这次现场会的,是一桩出口违法案件。某出口公司报检员李某,借助公司的快速核放系统违法报检,以“偷梁换柱”的手法,骗取检验检疫“出口货物换证凭条”等有关证单,让质量低劣的产品蒙混过关,销往国外,被国外有关机构查获,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本报记者

刘松柏

被国外查获、通报的情况在当时的建德并不是孤例。建德市市长童定干说,仅2007年下半年,建德出口的低压电器类产品就被国外通报多达8起。一时间,国际市场上,建德电器一度成为“垃圾电器”的代名词。

可观的利润、极低门槛,是企业蜂拥投资的原因。2007年,建德市竟聚集了同类型生产达80多家。企业为了抢到订单,竞相压价,大打价格战;同时又为了获得利润,各厂家开始大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质量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市场乱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但小而散式的万家点火、处处冒烟让监管工作举步维艰。杭州检验检疫局建德办事处主任刘强说,“检查简直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家庭作坊、地下工厂就像千百双盯梢的眼睛,让检查人员一来就躲,一走就开。”

打造国家级电器出口示范区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低压电器产业是放弃还是拯救,是自生自灭还是力挽狂澜?这是萦绕在建德市政府和企业脑海里的课题。

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建德痛定思痛。2008年3月,杭州检验检疫局与建德市政府成立建德市低压电器产品质量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行动。2000多箱、货值100多万元的假冒伪劣产品在现场被付之一炬。从2007年到2009年,这样的行动先后组织了20多次,对制假贩假企业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

壮士断腕,还要接骨重生。在“打”的同时,还要“扶”。建德市拨款400万元,鼓励企业联合兼并,淘汰小散落后作坊;又出台了《建德市低压电器产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每年下拨1000万元专项资金,补贴人才引进,以及节能环保产品研发和技改投入。

“严厉的监管打击让家庭作坊纷纷退出市场,而政府的大力扶持让那些想打造百年企业的人更加有了信心。”刘强说。改变的意愿在一些企业心里悄然生长。2008年,杭州恒力电器主动销毁50多万元的劣质插座产品。对一家年产值只有700多万元的中小企业来说,50多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经过3年多来的努力,建德低压电器产业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涅槃”。2014年,建德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出口低压电器质量安全示范区,与东莞、慈溪并列为国内三大万用插座生产基地之一。

做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品牌

从浴火中获得重生的建德低压电器产业,如今已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建德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主要在做贴牌生产,很少有自己的品牌。

“技术和设计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还要贴别人的牌子销售?”已积累生产技术、能力与管理经验的建德低压电器企业,已不再满足“世界工厂”时的贴牌生产,他们开始追求“创造自己的品牌,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

在凯特电器产品展示间,凯特电器销售经理马高东说,2013年,他们陆续投入约1000万元,创立了“KMC”和“大智”两个品牌。“KMC”是外销品牌,主打带有附加功能的插座;“大智”是内销品牌,主打智能插座及未来的智能家居市场,目前已成功开发可远程遥控空调的智能插座、内置电视机顶盒芯片的插座等两款产品。

打造自主品牌比想象中艰难很多。在国内,欧亚电器想推广节能插座,但发现仅是条码费就让企业难以承受。“进入超市,一款产品条码费2万,12款条码费24万。一年上千万的条码费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且回款期要等3个月。”欧亚电器总经理楼纪录说。

渠道上的梗阻并未阻挡建德电器企业的品牌之路,标准、认证等工作有序开展。据了解,目前,示范区企业都通过ISO9001认证,10多个系列的300多种产品获得了UL、GS、NF等发达国家认证。万家电器电缆起草的《道路车辆应急启动电缆》国家标准已发布,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家级标准制定当中。

“我们想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从电商渠道销售产品,逐渐扩大品牌影响力,打造中国的世界品牌。”凯特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常青说。

阅读提示

“小满”刚过,“大粮仓”黑龙江省春耕生产就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热火朝天地展开。同时,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也已拉开帷幕,正紧锣密鼓地上演改革开场大戏。



大图:建三江农场大型农机具进行玉米中耕作业。 张文羽摄
小图:为哈尔滨市平房区农民在晾晒收获的粮食。 黄力辉摄

在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的黑龙江省克东县,记者在这里调查发现,改革中农民最敏感的土地流转和承包的价格上涨很快,去年每亩地330元的承包价格今年一跃上涨到500元,增幅创下3年来的新高。

这说明什么问题?土地承包价格高了,意味着种粮成本会否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昌盛乡农民姚东告诉记者,他的地早已经包给附近的合作社种植。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自己种这几亩地,劳动强度大,但收入并不高。现在承包给合作社则是早涝保收,他自己外出打工还能再赚一笔。

无论怎么进行改革试验,最终都是离不开解放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两个根本问题。

在锋军玉米合作社内,记者旁听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股东大会。“今年承包费都涨了,咱们合作社多少也得涨点啊!”台下一名社员的发言立即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500多元一亩价儿高得有点离谱!这样咱合作社种玉米能收回来本儿吗?”

台上,种了一辈子地的锋军合作社理事长郑锋军眉头紧锁。他听着大家的议论,并不急于表态。当大伙儿一言我一语说了半个多小时后,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当家人郑锋军。老郑清了清嗓子说:“承包价可以适当提高,成本上涨的问题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消化……”接着,老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目前经营的5000亩地从过去的单一种植玉米改为种植高粱、玉米和向日葵,按照去年这3种农作物市场价格计算,算上土地承包价格上涨增加的成本,正常情况下今年盈利应该在200万元左右……

黑龙江省农委副巡视员李世润认为,土地承包价格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随着“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推进,黑龙江省合作社发展迅猛,土地集约化经营取得了良好效益,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另一方面则是黑龙江省对过去制约发展现代农业的瓶颈作出许多改革性尝试,有的尝试已经初见成效。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开展后,2014年,仅克东县的合作社发展到600个,入社农户5.5万户,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373元,比改革试验前增长了13%。



克东县仁发合作社智能育秧大棚。 张文羽摄

1. 加入合作社农户多了

“在推行合作社和土地流转中也遇到了很大阻力,其中质疑声音最大的,是很多人觉得合作社集约化经营等于回到了过去吃大锅饭的模式。”郑锋军有这样的疑问,土地流转是不是意味着农民将失去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饭碗?

在建三江农场,记者看到这里的农业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种粮农户告诉记者,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之前,由于人均种植面积大等原因,导致标准参差不齐,卖不上好价钱,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改革以后,农场统一管理,无论是原种选育、育秧、插秧、航化作业直至最后收割,还是生物灾害

2. 投入不足制约发展

金融改革的突破点。同时,解决农民春耕前的种粮钱和秋收后的售粮,也成了改革试验区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让农民放下包袱,使农业合作社朝着现代化农业迈进。

采访中,记者也同样发现了很多改革中亟待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郑锋军告诉记者,一般没入合作社的农民种植规模都在百亩左右,每年土地承包费约为5万元,生产成本需要6万元。再买两台生产必须用的二手农机,起码也需10万余元。如果贷款,利息是10%。年底若收获10万多斤水稻,按每斤1.3元收购价计算,能卖15万元左右,加上农机租赁收入,农民纯收入大概在几万元,而银行至少要抽走五分之一。这样算下来,合作社一年的生产需要百万元的费用一点都不夸张。“从银行贷款还是首选,因为和民间借贷比起来,银行的利息还算可以接受。”郑锋军说,他们也面临着如果粮食卖不出去,如何偿还贷款以及担保资质等问题。真金白银变成了粮食,可银行却是认钱不认粮。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网贷”模式,北京金谷财富在黑龙江推出的“金融E路通三农”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其中一款“农乐贷”产品,不仅利率很低,

而且还实现了当天放款,并在抢农时、育苗、施肥、收获的几个阶段优先向农民放贷。农民可以用土地经营权或粮食、农具等灵活抵押贷款。

“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很受青睐。”郑锋军向记者介绍,他们一般是在向银行贷款后又继续放贷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像一亩水田可以贷款550元,利息与银行基本一致,每亩再收30元服务费,相当于利率上浮5%左右。

“即便比银行利息高出5%,很多合作社也趋之若鹜。这些民营金融机构还提供了多种结算方式,比如没有现金偿还可以用农产品偿还、用合作社经营权作抵押等等,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具有可操作性。”郑锋军说。

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开展以来,为黑龙江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黑龙江的农业生产也由过去的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科技支撑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也从过去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网贷”模式,北京金谷财富在黑龙江推出的“金融E路通三农”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其中一款“农乐贷”产品,不仅利率很低,

哈尔滨市方正县骏丰粮食产销合作社实现集中连片生产。 倪伟龄 黄力辉摄

改革释放基层活力

预警、气象、农产品质量检测等,都由农场提供服务。农民在每年的年初把费用交齐后,就不需要再操心,秋收整地结束后统一算账,多退少补。而以困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现在也由农场统一协调、组团销售。

“农垦系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重点,分别在建三江、九三、共青等三地成立管委会,省里出台改革政策,赋予财税职能和先行先试权,目的是理顺生产关系,把过去阻碍生产力的环节打通,为深化改革积累经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兆力说。

虽然是集约化经营,但干起活

投入不足制约发展

而且还实现了当天放款,并在抢农时、育苗、施肥、收获的几个阶段优先向农民放贷。农民可以用土地经营权或粮食、农具等灵活抵押贷款。

“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很受青睐。”郑锋军向记者介绍,他们一般是在向银行贷款后又继续放贷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像一亩水田可以贷款550元,利息与银行基本一致,每亩再收30元服务费,相当于利率上浮5%左右。

“即便比银行利息高出5%,很多合作社也趋之若鹜。这些民营金融机构还提供了多种结算方式,比如没有现金偿还可以用农产品偿还、用合作社经营权作抵押等等,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具有可操作性。”郑锋军说。

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开展以来,为黑龙江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黑龙江的农业生产也由过去的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科技支撑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也从过去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网贷”模式,北京金谷财富在黑龙江推出的“金融E路通三农”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其中一款“农乐贷”产品,不仅利率很低,

而且还实现了当天放款,并在抢农时、育苗、施肥、收获的几个阶段优先向农民放贷。农民可以用土地经营权或粮食、农具等灵活抵押贷款。

“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农村很受青睐。”郑锋军向记者介绍,他们一般是在向银行贷款后又继续放贷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像一亩水田可以贷款550元,利息与银行基本一致,每亩再收30元服务费,相当于利率上浮5%左右。

“即便比银行利息高出5%,很多合作社也趋之若鹜。这些民营金融机构还提供了多种结算方式,比如没有现金偿还可以用农产品偿还、用合作社经营权作抵押等等,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具有可操作性。”郑锋军说。

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开展以来,为黑龙江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黑龙江的农业生产也由过去的要素投入为主向依靠科技支撑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也从过去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阿城区稻米专业合作社创造的鸭稻共生模式。 黄力辉摄